

淵鑑類函

卷五十九之卷六十

淵鑑類函卷五十九

儲宮部

太子

增太孫

太子妃

太子一

原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

四方

王肅注曰兩離相續明之義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

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世子也

藝文類聚

韓嬰詩外

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

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

文略矣至周文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初學記

禮記曰文

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儲宮部

太子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又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爲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

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禮有來學不聞往教也 賈誼
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
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尚書曰惟四月太
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
又曰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王跪取出俟
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

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
婦命之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
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春秋
外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龍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

太子晉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藪不防川
不竭澤靈王不從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
之語高於太山願聞一言太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
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
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
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
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圍之召公以其子
以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
四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
宣王也

藝文類聚

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

秋傳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是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則春秋傳云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

初學

記

史記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

堅決張良爲畫計曰顧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無愛金欲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讌年皆八十餘眉鬢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逃

我今何從吾兒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漢書曰孝景王皇后

武帝母也內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
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
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爲武帝又曰孝
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
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又曰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
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
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立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

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

東觀漢記曰建武

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妨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又曰孝明皇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

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三歲進爵爲王幼而聰明叡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慮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後立爲皇太子 後漢桓榮傳曰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問湯本師爲誰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

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立爲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

吳志曰孫登權長子也立爲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士以爲賓友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爲四友於東宮號爲多士登鎮武昌或時獵當由徑道常避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又擇空閒之地不欲煩民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爲世子文

帝問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撫軍立髮至地手過於膝人望旣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又曰愍懷太子名

適少聰慧帝愛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閤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近火光令人照見 世說曰晉明帝數歲在元帝

處坐時有人從長安來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日固宜遠帝大嗟賞明日羣僚並集帝更問乃答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答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衆莫不嗟歎

藝文

類聚

增

經濟類編曰北魏主殂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

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詔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攝太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廷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敢不服遂還

太平御覽梁昭明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
省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
每哭慟絕武帝諭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
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
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帝又勅曰聞汝
所進過少轉羸瘦我比更無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圯
塞成疾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勸逼終
喪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
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經濟類編曰太
宗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

則嘗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
則嘗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
直后從諫則聖又曰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
闕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
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
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以
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
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

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
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
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
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情奢縱則一身不保 又曰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
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
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
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

唐書載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

女也地親望高中外所向太宗欲更立恪長孫無忌固
爭而止由是無忌惡恪永徽中房遺愛謀反因遂誅恪
以絕天下望恪臨刑呼曰

社稷有靈無忌且族滅

唐書曰太子弘仁孝未嘗

有過而后將逞志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天下莫不痛之詔謚孝敬皇帝又曰節愍

太子重俊率李多祚等矯發羽林兵殺武三思崇訓并其黨十餘人帝召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拒之兵敗死經濟類編曰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又曰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

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頃之睿宗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崇曰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